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
### 第三回 聚黑獄三虎談情 揭覆盆萬民屬目

葉縣中，未成獄的犯人押處，有大黑班小黒班兩所。小黒班，是最易打點的好去處。這大黒班，有俗語專道他的苦：「莫到大黒班，生難死更難。」言犯人到這裡，求死不得，是十分難過的。此時武舉滿身腥血，不能走動。眾差役扛到大黒班門首，班子接著，知他是城中有名的財主，大喜，將他拋在煤地上，黑洞洞地，覺得滿身釘子，釘入肌肉裡來。伸手才門時，似地下鋪著起稜的瓦礫，轉側觸著棒痕，嘶叫得聲都啞了。但聞有人罵曰：「你平日仗著交結官府，無惡不為。人有一碗飯吃，你都奪了；人有妻兒女兒，你都淫污了；人有半間房屋，一件衣服你都拆了剝了。人有肢兒體兒一樣是父母生的，偏吃你的棒打刀割，以為你的財兒勢兒，可撐得一萬年了，誰知你的鐵扇子不靈了。惡已貫盈了，今日也落在老爺的手裡。」武舉曰：「我的哥呵，可憐見呵，丁某被人陷害的忒毒，哥若照顧我時，情願送半扇兒鐵與哥裡哩。」又聞那人冷笑曰：「若要老爺顧呵，須要個十完十全的鐵扇，缺些角兒也不要。你依著我，我便拿紙筆來與你寫，著人帶去你老婆處，你老婆愛你時，這鐵扇便早交些。今夜交鐵扇時，今夜便有好宿頭，明日交鐵扇時，明日便有好宿頭。再等到明年今日交鐵扇呵，明年今日便有好宿頭。俾你三虎一窩兒坐地，你想想哩。」武舉哭著曰：「不爭一個鐵扇呵，只是有名無實的家私，我又不在家，誰張羅得許多呢。大哥，饒些罷。」那人大怒曰：「賊狗才，你積年積月，詐得人一起一起的雪花白好紋銀，只想孝敬那不通世務的板老玉老爺是最圓活的。卻怎地慳吝。」正千狗才萬狗才的罵著，似黑暗中有人拉著那人的手，一竟去了。覺得渾身濕透了，捫著嗅時，腥腥的大都是血了，復打點叫起冤苦來。忽見一人提著燈籠，拿著一件舊布衫，從黑影裡閃將出來，大都是前兒被罵的班子了。笑嘻嘻曰：「這裡不是丁老爺的宿頭，隨我來。」武舉那裡挪得動，那班子只得攙著，慢慢地行至一處。將拿來的舊衣，替他穿好，拔去木板，教他蹲將入去。這裡陰閃閃一盞燈兒，先有兩個人藉地坐著，齊聲曰：「丁老爺你也來麼。」細認時，正是日間所見韋監生刁照磨兩個。武舉曰：「正要問你，因甚事押此呢。」刁照磨曰：「這知縣的脾氣，最是猜不出的。放著我們的鐵碗鐵瓶，不留著自己受用，卻要存庫繳上司，又不知怎地，劉李氏劉全貴的案，已經前官駁翻的，今兒一齊發作，真真不解。」韋監生曰：「岳廟前新來一占卦的，說我近日必犯官刑，被我一頓地打碎他的招牌，他一溜煙逃去，誰知就是這知縣扮的，大都我們都喪在這人手裡哩。」武舉詫異曰：「這知縣是雲南人，岳廟前占卦的，聞說是廣東人，未必便是他，若是他時，我命休矣。」監生曰：「你居城內，衙門的事最能把持的，誰敢告你，聞說錢姑娘的事發作是麼。」武舉拍著膝曰：「呵，是了是了。前兒聞兩個婦人攔輿告我，這狀子聞是岳廟前占卦的做的，占卦的果是這知縣時，我命休矣，休矣！」言著，哭個不住。兩人勸住了，問曰：「錢姑娘的事，我們究竟未知底細，兄可實對我們說說，萬一有個酌量。」武舉歎氣曰：「說起來不由人不惱，這錢大，住著我的左鄰，不該生個女兒，花枝似的，惹得人人喚他做錢姑娘。又不該招個最窮酸的女婿，是縣前教童館的，混名叫做章書櫃。據我平時的性子，本該白搶了他受用的，因近來供著佛，修些善果，使面面毒將著十貫足錢，給那書櫃，教他老婆讓我睡三五晚，未便虧他。他竟不依，將錢擲回。你說可惱麼。」兩人齊聲曰：「惱得不錯。」武舉曰：「這書櫃攬著老婆，絕跡不到書塾，誤了人家子弟的歲月。俗語說得好，優、娼、皂、盜、師。這些教童館的師，還在優娼皂盜之下哩。」照磨曰：「兄的話太甚些。」武舉曰：「還甚些哩，這人其中，不可問。學那優孟衣冠，妝著為師的幌子，是優；巧言令色的媚東家，濃圈密點的媚學生，是娼；東家有些事，奉東家如奉官長，頭做腳行，於中取利，是皂；某家沒錢，某家有錢，平日看在眼裡，百般的央人做腳，乘隙鑽穴，向有錢家鑽得個館，漸漸將月去篋探囊的故智拿出來，暗取東家的財，是盜。這一項人，還兼著四項哩。就是老婆與人勾搭，亦不辱沒的。我浼錢大退了那不長進的女婿，他亦不依，你說可惱麼。」兩人曰：「惱得越發不錯。」武舉曰：「這一日，我撞進他屋裡，將這姑娘抱住，又減著性子，好意兒親個嘴，未曾有怎的，他反哭將起來。錢大率著兒子老婆媳婦，一齊哄攘攘，將我趕出門外，關著門，你說可惱麼。」兩人曰：「這回惱得越發不錯不錯了。」武舉曰：「我想的沒法，教北門內這個翟大毒，偽著那書櫃典老婆一紙文契，便喚齊街鄰，搶了那姑娘歸，正待快活，誰知他沒福分，撞石死了，你說可惱麼。」兩人曰：「可惱可惱，不錯不錯。」武舉曰：「正惱不了，這書櫃還拿狀子告我，被我捉住，一刀斃死。斃得性起，又尋著錢大父子，都斃個爛瓜似的，叫人將他的房屋拆了，什物燒了，錢大的老婆媳婦，不知逃往何處，攔輿告我的兩個婦人，多分是他了。這狀子一定是這狗官兒代他做的，自做的狀子向自己處告，有王法麼，你說可惱麼。」說著又惱將起來。監生曰：「惱也無益，兄平時好結交那有勢力的，想個法兒才是。」武舉曰：「是呵現今撫院衙裡，有個周巡捕官，與我最相好的，明日打發面面毒拿些銀子，與他酌量，告那知縣，出我們的鳥氣。」言未已，棒傷又發作起來，乾叫了一會。早打五更了，三人倒在草地上，那裡睡得著。